

离婚之后

为爱之名，成就的往往不是彼此追求的幸福。
为爱放手，或许能成全属于对方的那片天空。

蓝莓星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你还爱我……

不爱我……

不爱我……

不爱我……

你还爱我……

你还爱我……

蒙古語詞典

蒙古語詞典
•
蒙古語詞典

15
南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离婚以后/蓝鸢星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623-998-8

I. 离… II. 蓝…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8625 号

离婚以后 蓝鸢星 著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r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rcbs.cn
售书热线 0371 65379196
承印单位 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86 000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第一章·法国避难归来	001
第二章·最佳辩手的克星	010
第三章·爱用疯狂来忘记	020
第四章·青梅竹马	035
第五章·奈何桥的约定	052
第六章·是亲情，还是爱情？	065
第七章·美女救英雄	078
第八章·天才在身边	093
第九章·爱情的两岸	104
第十章·男人三十一枝花	115
第十一章·情难断	129
第十二章·周希的背叛	142
第十三章·拥有和放弃之间	153
第十四章·天涯原来这样近	162

第十五章·痛打落水狗	173
第十六章·乐乐的心事	184
第十七章·江氏兄妹	195
第十八章·腐烂在心底的伤口	206
第十九章·事故？阴谋？	217
第二十章·不能辜负的人就在身边	231
第二十一章·一辈子太久，只争朝夕	243
第二十二章·平静下的暗涌	253
第二十三章·心中的围城	264
第二十四章·看不见的网	280
第二十五章·真相永远比想象残酷	290
第二十六章·光明来临前的审判	302
尾 声	320
番 外·楚叶篇：那年，我二十岁	326

第一章·法国避难归来

CHAPTER 01

两个长发飞舞高声狂笑的东方女人以令人匪夷所思的车速呼啸而过，仿佛在追赶那些早已失落的青春岁月。

姐弟恋不好谈。

取下戒指，签字，握手，说再见。离婚的过程，其实不复杂。

二十八岁，对于女人，是个不大不小的尴尬年纪。

我挥挥手，离开了那个原本以为能一辈子相守的男人。

二十五岁，对于男人，是风华正茂的黄金岁数。

他逃离了乏味的婚姻坟墓，势必能将演艺事业推上新的高峰。

楚尘离婚的消息，连续几日登上娱乐版头条，认识我的人莫不对我报以同情的目光。白马王子与大龄灰姑娘的故事，最终惨淡收场。为了躲避娱乐记者的围追堵截，我不得不向公司请了长假，飞去法国旅游散心兼避难。风头过了，公众的目光自然会从我身上移开。

陈晨是我大学时代的闺中密友，毕业后到法国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没过多久便连人带心一并被资本主义腐蚀。法国丈夫英挺俊朗，混血儿子恍若没有翅膀的胖天使。巴黎机场再度重逢，她的眼角眉梢处处透着两个

字儿——幸福。

“叶南！离婚了才想起我啊，真不够朋友！”即便多年未见，她爽朗的笑容一下子就将时光拉回了难忘的校园。

“我离婚的事连外国友人也知道了？”故友重逢，冲淡了我连日来的沉郁。

“你老公的名气可是大得很呢！”陈晨把我的行李塞进后备厢，三言两语打发了依依不舍的老公和眼含泪花的儿子，带着我展开了为期半月的法国之行。

“你就这么抛家舍子地跟我吃喝玩乐，也显得我太不善良了。”我觉得她儿子圆溜溜的大眼珠子里充满了对我的谴责。

“我偶尔也需要彻底从家庭里解脱出来，享受一下年轻女人应该享受的惬意生活。说起来，你究竟为什么离婚？”陈晨情绪很 High，车速比心情更 High，我有点担心地扫了眼时速表，心跳好像停了半拍，“安全第一，减速，减速！”

“叶南，这可不像你啊！记不得当年你开着 125CC 的小绵羊带着我，闹市区硬是飙到时速八十！天知道我当时有多紧张，嚎得嗓子哑了三天。”她瞥了我一眼，颇不以为然。

我笑：“现在想想，那时候是够疯狂的。”

“那时候活得多么潇洒啊，要是能永远活在那会儿该多好！”

“得了吧，老公儿子一家亲，典型站着说话不腰疼。”

她嘿嘿一笑：“要我说离了也好，看看你现在这副无精打采的蔫巴样儿，再继续下去可就彻底毁了。”

“我想这可能就是我跟楚尘离婚的原因，大家在一块儿越过越没感觉。没有激情的婚姻，乏味得让人窒息。”听起来，这种很唯心的感觉似乎构不成离婚的理由。

“我还以为楚尘这小子有外遇了呢，网络上天天能看到他的花边新闻。不管是真是假，看了能不闹心、能不憋气吗？离得好，让那死小子见鬼去

吧！忘恩负义的小白眼儿狼，要是没有你，他能有今天？！”陈晨义愤填膺之下，继续猛踩油门。我已经放弃了看时速表的打算，风驰电掣的速度似乎唤醒了某些沉寂已久的热血。一瞬间，我觉得释然，“既然离了，就不必再计较谁对谁错，只要以后的日子开心就好。”多年的情感，一生一次的初恋，存一份美好的回忆总好过勉强维持，继续伤害。

“好！让那些该死的男人通通滚开！我们一定要重温当年校园无拘无束的快乐时光！出发！”

车顶慢慢打开，两个长发飞舞高声狂笑的东方女人以令人匪夷所思的车速呼啸而过，仿佛在追赶那些早已失落的青春岁月。

半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

这半个月，是我离开校园后度过的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机场，陈晨依依不舍地与我话别。

我潇洒地笑笑，告诉她，分别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

她紧紧抱着我，哭得稀里哗啦。

都当娘的人了，依然是那副爱笑爱哭的小女孩儿心性。

坐上飞机，心情已不似半月前的阴郁低沉。

稳定的工作，可观的收入，贴心的朋友，失去的，仅仅是爱情。这样的人生，我没有理由放任自己堕落消沉。二十八岁，我的路还很长。

从法国回来后的第二天，我神清气爽地来到公司销假上班。

楚尘离婚的事慢慢淡去，现在娱乐八卦津津乐道的，是最近爆出的更大新闻——楚尘与风头同样劲的偶像男星展夜的断背之恋。还有什么事能比当今娱乐圈两大年轻天王的禁忌之恋更加火辣、更加劲爆？

我翻着报纸，无奈地看着一幅幅不清不楚的所谓铁证如山的照片。楚尘和展夜的那种角度，明明就是大街上擦肩而过的路人甲路人乙，如今的新闻媒体，还真是道德沦丧到令人发指。

“叶经理，二线电话。”秘书小白甜美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放下报纸，我按下接通键：“你好，我是营销部叶南。”

“提前销假回来上班？”很性感的男声，公司老板修月。

“员工如此勤恳，身为老板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修月是爸爸战友的孩子，也是我的学长兼童年的玩伴。

“离婚的事处理好了？我不希望任何疑似怨妇的女人出现在公司里。”他挑高腔调挑衅似的说。

“怨妇对演技和眼泪的要求是很高的，你应该知道像我这种神经大条的人无法胜任这么有技术含量的活儿。”我向来很有自知之明。

“小样儿，看来法国之行收获挺大。既然已经恢复正常，立刻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他边说边在电话那头放肆地笑着。

“吃人不吐骨头的万恶资本家！”我啪地挂断电话，准备杀到楼上当面告诉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二十八楼，董事长办公室。

我刚要敲门，门就从里面打开了，一个比女人还妖艳的脸蛋儿第一时间凑到我面前：“叶南，你刚从非洲回来？”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法国也是有太阳的，只要有太阳人都会被晒黑的，尤其是在夏天。”我推开他，一本正经地走进他的办公室。

“你已经离婚了，何苦还这么道貌岸然地跟我保持距离？”他吊儿郎当地走到墙角的小型吧台前，拿出他最爱的调酒工具。

“跟你保持合理的距离，是身为一名良家妇女的基本觉悟。你叫我上来有什么事？如果只是品尝你新发明的鸡尾酒，我看就不必了，我已经戒了。”我身板笔直地站在空无一人的老板桌前，落地窗上映出我一丝不苟的脸。

“叶南，你现在的样子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他令人眼花缭乱地玩弄着手中的银色器皿，神色古怪地盯着我看。

“不管你想到任何词儿，我都不想听。说正事，没事我先走了，很多工作要做。”

“这杯酒你可一定要喝，我专门为你量身调制的‘非洲黑妞’。”他晃着手里那杯黑乎乎的液体走过来，上挑的凤眼颇为暧昧地盯着我。

“好意心领。我看黑妞不如改成黑心，这酒无论是品质还是成色，跟你都是绝配。你慢慢享用吧，我下去工作了。”这厮真是十几年如一日地欠扁。

“真不可爱。下去准备一下，半小时后跟我出去一趟，公事。”他轻啜着“黑心酒”，竟还极其享受地轻声呻吟，那副风骚样儿看得我直起鸡皮疙瘩，“去哪儿？”

“皇天娱乐。”他笑得云淡风轻，凤眼微眯，视线似漫不经心地从我脸上扫过。我知道他想捕捉什么，可惜，让他失望了。对于楚尘的一切，我已可以淡然处之，“知道了。”说完，我神情自若地转身离去。

皇天娱乐是当今娱乐圈数一数二的娱乐公司，修月的海天地产国际前期投资两亿即将破土动工的东方商业园，计划请时下最当红的男星楚尘出任形象大使。

银色保时捷缓缓驶入皇天娱乐的地下停车场。

我拿着准备好的合约文件下车，跟修月一起走向电梯。

不知为什么，心跳有点加速，呼吸有点急促，是因为楚尘的关系吗？

周二的这个时间，他应该在片场拍戏，应该不会这么巧碰到。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儿，又想楚尘了吧？”修月瞥了我一眼，不冷不热地说。

“就想了，你嫉妒啊？”我心不在焉地接话。

“我还真就嫉妒。”他半真半假地哼哼。

“你可真会开玩笑。”我皱皱眉，没好气儿地盯着他。话说回来，就算真的是在想楚尘，也不代表什么。离婚了，就要一切向前看！

“叶南，你是我见过的最迟钝的女人。”他好像有点生气，脸色不太好，不过倒丝毫不影响他的美貌。

“谢谢夸奖。”我刚说完，电梯就到了。

进了电梯，修月阴沉着脸，我没答理他。这厮一贯喜怒无常，他不说话，我正好乐得耳根清净。

看着红灯一层层地闪，中途不时有人上来，电梯里的空间变得有些拥挤。

我站在角落里，尽量避免跟陌生人产生肢体接触。

这种狭窄拥挤的空间，容易勾起我的紧张情绪。这是一种病态，心病，治不了。

我不禁开始想念楚尘，每每这种时刻，高大挺拔的他总是把我牢牢圈在怀里，隔开外界的一切，为我营造出一方小小的、温暖的、让人备感安心的空间。想着想着，周身僵硬的肌肉不自觉地放松下来。我有些懊恼，为什么已经失去他了，却还总会不经意地想起他的好？

抬起头，修月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双手撑墙，把我密不透风地罩在身下。认识他这么多年，我竟第一次发现，这厮的肩膀虽瘦却很宽，很有安全感。

“谢谢。”我发自内心地说。

“真没出息，现在还忘不了那件事？”他挑挑眉，钩起手指轻弹我的脑门儿。

“女人要太有出息了，男人就没法儿活了。”我揉着额头，瞪了他一眼，声音不大，怕激起公愤，毕竟电梯里还有很多男人。

“死鸭子嘴硬。”他盯着我，似笑非笑。

该死的电梯终于到了，我如释重负地走出那方憋闷得令人窒息的金属空间。走在明亮的白色大理石走廊上，我聆听着我的高跟鞋撞击地面的清脆之音。

皇天娱乐的董事长江舟今年三十七岁，跟修月私交不错。

他的秘书把我们迎进小会客室，抱歉地告知我们，江总正在接一个很重要的电话，稍后就到。

“东方商业园的代言，你还准备用楚尘？”等待中，我随口问。

“为什么不用？”修月把玩着手中的火机，火光忽明忽暗，模糊了他的面孔。

“他最近绯闻缠身，恐怕公众形象会受影响。”从公司的角度出发，作为市场营销部经理，我只能持有这样的立场。

“怎么，你难道不想见他？”修月点了根烟，跷着二郎腿冷冷地道。

“你这副吃醋的嘴脸真可笑。”我受够了他的撩拨，出言反击。

“吃醋？我吃谁的醋？”他轻吐口中的烟雾，手撑下巴，侧头望着我，笑问。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晚了。”

“江总，您好。”我看清来人，立马起身走到门口，心里暗自感谢江舟的及时出现，否则修月胡搅蛮缠起来，那绝对又是一场噩梦！

江舟热情地与我握手：“抱歉让你们二位久等了。”

修月坐在椅子上，弹掉半截熄灭的烟灰，挥挥手示意我坐到他身边。

江舟坐在我们对面，笑容可掬地打量着心情明显不爽的修月，眼神里隐含探询。

同样身为年轻有为的社会精英人士，修月性格里的恶劣因子实在是多得令人发指。而江舟与之相比，实可媲美圣人。

“修总，关于东方商业园的代言合同，方便的话，今天就可以签字了。合同的具体细节条款我们已经协商多次，基本达成共识。刚好今天楚尘也在公司，如果你们觉得没有问题，那我就把他叫来，大家把合约给签了。”江舟一口气说完，笑眯眯地望着我们。

我实在佩服江舟，他明知我跟楚尘的关系，这副公事公办的口吻实在是完美得毫无人性。相比之下，我身边这位喜怒无常任性难缠的修月大少

爷倒是可爱多了。

“就照你说的办。”修月靠在椅背上，按熄手中的烟，懒洋洋地说。

“好，我马上把楚尘叫上来。”江舟按下桌上的按钮，通知秘书叫楚尘来董事长办公室。

我端坐在桌前，翻看着手里的合同，脑子里一片空白。

当初不顾全家人反对，执意跟既无家世又无背景还比自己小三岁的楚尘私订终身。三年前，在他二十二岁那年，我们正式结为夫妻。婚后仅三年，当年的海誓山盟就已成泡影。如此平静如此无奈的分离，实在是对婚姻生活最大的讽刺。在爱情的道路上撞得头破血流的两个人，兜来兜去，终于搞清楚原来彼此并不适合长相厮守。道理是如此，可就算再理性地面对分离，有些感情也不是朝夕间就可从骨血中抛离的。离婚半月有余，毫无准备之下，再次见到楚尘，那个我愿意用一辈子去爱的男人。

“你好。”他说。

“你好。”我答。

令人心寒的陌生感充斥在空气中。

相较于我的僵硬，修月倒是恢复了几分精神，关键时刻比我出息多了。

大家一一落座，我刚好跟楚尘面对面。他瘦了，脸色也不太好，棱角分明的五官轮廓更深了。

“好，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我们就把合约签了吧。”江舟笑容满面地吩咐秘书准备签字笔。

“这份代言合同我不接。”楚尘漠然道。

修月眯起眼睛，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江舟也被他突如其来的反悔弄了个措手不及：“楚尘，这件事我们早就协商过的。你的档期没有任何问题，你本人在此之前也一直是同意签下这份代言合同的。”

“楚尘，你知道有多少人抢着想做东方商业园的代言人吗？突然反悔的理由是什么？”修月用手指轻叩桌面，依旧面无表情。

“合约没签字儿，我没义务向你解释。我还有通告，失陪了。”说完，他一把推开椅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这……出现这样的问题确实是我的失误，我负责跟他沟通。已经谈了这么久的合约，半途而废对谁都划不来。”江舟笑哈哈地打着圆场。

“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我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就放弃楚尘考虑展夜，他本人和他的经纪公司都对此很感兴趣。”修月伸出三根手指强调似的在江舟面前晃了晃，结束了这次没有结果的会谈。

回去的路上，我开车，修大少爷大大咧咧地靠在副驾驶座上睡得十分自在。

“起床了，到了。”从皇天出来，快到午饭时间了，我索性直接把车开到公司附近的一间广式餐厅门口，楚尘喜欢这里的鱼片粥。

修月的睫毛颤颤地张开，眼睛蒙蒙眬眬的，睡意仍浓：“我不喜欢这间餐厅，换一家。”

“那你自己开车去找心仪的餐厅好了，我先下车了。”像他这种恶魔因子旺盛的人，自小到大我都本着一个原则，那就是绝对不能惯着他。

“我现在头昏眼花，要是撞车那就是被你害的。”他晃晃悠悠地走出副驾驶位，哈欠连天地走到驾驶位的门外，打开车门示意我下车。

看他那颤巍巍的样儿，我有点儿犹豫，不确定他到底有几分是装的。我知道他有低血糖的毛病，三餐不济便容易头晕。

“下车。”修月看我半天不说话，靠在车边不耐烦地说。

“上车。”善良战胜了理智，我决定昧着良心再相信他一次。

“耍我玩呢。”他一脸不满地嘟囔着坐回车里。

我无语，额头隐隐浮现黑线数道。

如果杀人不犯法的话，我一定要把他做成腌肉。但估计太瘦了，不会很香。

第二章·最佳辩手的克星

CHAPTER 02

结果很明显，我又输了。这绝对不是实力的差距，绝对是八字不合，命里犯冲。

离婚的时候，楚尘把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我，包括房子。我雇了个钟点工每星期过去清扫一遍，自己却再没有回去住过。

公司附近有不少专为单身白领设计的高层小户型公寓。出国期间，我让秘书小白帮我租下一套，地段环境都还不错。

新居家徒四壁。下班后，我开车去了超市购置些吃的还有日常家居用品。

推着购物车闲逛，走到哪里都能触景生情，好像着了魔。他爱吃的水果，他爱吃的青菜，他爱吃的零食……我看见就下意识地拿起来往购物车里扔。

上午在皇天见到他，他消瘦的样子好像一根刺儿扎进我心里，搅得我整个下午工作都不在状态。

看着堆得跟小山似的购物车，我自嘲地笑笑，离婚了，自己这又是何苦。

摇摇头，把车里的东西一样样放回去。

导购员很诧异地看着我，眼神里还带着点不屑。

“南南？”

嗯？有人叫我？转头，循着声音张望：“嫂子？”

“你把头发剪了，我差点没敢认。”嫂子迎上来，拉着我上上下下瞧了个仔细。

“我哥也回来了？”叶哲是我唯一的哥哥，搞科研的，常年待在国家某秘密航空发射基地。

“这不星期天是咱爸六十大寿，你哥特意请假回来帮着提前操办操办，今天刚到。他打你手机你换号码了，给你公司打电话，说你出去办事了，你哥正着急呢。”

我愣了，爸爸的生日？要不是嫂子提起，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爸爸最近还好吗？”这么多年，家里人始终不能接受楚尘。偏偏他又是个闷葫芦，明明做了很多事，可就是不说，一来二去的，把我夹在中间，立场尴尬得很。

“走走走，我们先去结账，今天去嫂子家吃饭，我给你弄点好吃的。”

哥哥的新家我还是第一次来，离我租的公寓不算太远。

“南南！”一进门，哥哥就结结实实地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知识分子的身板儿是单薄的，传达的感情却是温暖强大的。“哥，我想你。”我有点想哭。

“你们兄妹俩好好聊聊，我去准备晚饭。”嫂子说完，拎着东西进了厨房。

“南南，听说你离婚了？真的假的？”哥哥表情严肃。

“哥，你可真逗，这事前阵子报纸上登得铺天盖地，你说真的假的？”我故意笑得夸张。

“前阵子一直在实验室，没看报纸。虽然爸妈不喜欢楚尘，但我觉得那

个小伙子还是不错的，为什么要离婚？”

知识分子，尤其是像哥哥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些时候实在是古板得让人抓狂。我撇撇嘴，轻描淡写：“过不下去了就离了呗。”

“婚姻大事怎么能这么儿戏！南南，你今年二十八了吧，这个年龄的女同志找对象的选择余地本身就很窄，对方再一听你是个二婚，你说你可怎么办！”哥哥痛心疾首，看得我直想笑。鉴于气氛很严肃，我不得不痛苦地憋着，“哥，你不用担心，你妹妹我打定主意当一辈子老处女了，哦不，我不算老处女，应该是老女人。”

“南南！”哥哥白皙的皮肤刷地变红，说话都有点磕巴了，“我，我绝不能看着你拿自己的终身幸福开玩笑！这次我有十天的假，正好趁我在的这段时间给你介绍几个我的学弟，他们个个都是社会精英，跟你也算般配。”

我无语，翻着白眼望着天花板。哥哥固执得很，他要做的事十头大象也拉不回来，于是道：“随你，可我最近很忙，不一定有时间。”

“放心，我自有安排。”他推推眼镜，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这个世界真是有意思，恋爱，结婚，离婚，相亲，恋爱，结婚，离婚……

大家乐此不疲地这么循环着。我一直挺想知道，人这一辈子，究竟能爱上几个人？那种发自内心的不顾一切的、狂热得近乎痴傻的爱情火焰，熄灭了还能再点起来？我觉得很难，不顾一切的爱，一次足矣，伤人伤己，绝不可能重来。

嫂子的手艺好得没话说，吃得我赞不绝口。

哥哥虽然没说什么，可吃得很多，吃得很香，偶尔不经意间与嫂子目光相对，眼神里满是温柔。我很羡慕，看似木讷又不解风情的哥哥，用自己的方式营造着属于他们二人的简单的幸福，简单得浪漫。

席间，哥哥嫂子一再叮嘱我，爸爸六十大寿，一定要来参加。

在我再三保证下，他们才依依不舍地放我离去。